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

東晉



華亭念常集

癸酉 孝武帝曜改寧康

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十歲即位崇德太后臨朝二月桓溫擁兵來朝

有不臣之志三月疾還姑孰七月卒弟冲代領兵  
盡忠王室三十五崩清暑殿葬隆平陵治卅四年

丙子 改太元 ○ 旃檀瑞像 是年到長安住一十七年

癸未

後秦姚萇

字景茂南安赤亭羌人其先有虞之商父弋仲有二十四子萇幼子

也初仕苻堅為陽武將軍回南伐敗績而歸遂繼苻堅而據長安僭立八年改建興

壽六十四

西秦乞伏國仁

本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出陰山後降苻堅署為南單于

鎮勇士川符堅既敗國仁自稱大單于王

後涼呂光

字世明洛陽氏人也父婆婁仕苻

目有重瞳王猛見而異之卒以為將率兵

七万西征其降者四十餘國至龜茲獲羅

後燕慕容垂

字道明皝之弟身長七尺五寸

之將使伐晉既敗遂據中山改

苻丕

字永初堅之庶子既嗣位卒出

後秦改白雀



太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來歸于晉遠出鴈門置

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易莊老嘗與弟惠遠  
造安法師席下聞出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派特糝糠  
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  
散其徒皆諄諄規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一言遠恠  
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荊州將之羅浮抵潯陽  
見匡山愛之廬於山陰太守桓伊為勅精舍一昔風  
雷拔樹鼓沙石蕩平基致木于土時以為神運焉初  
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寺  
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  
不能舉既而輦力致之舟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  
侃唯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勅寺

心祈之於是像泠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  
隱居不仕者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  
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士民李碩等從遠遊并沙  
門千餘人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  
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遺書通好詞  
曰去歲得姚君軍書且承德聞仁者曩日殊域越自  
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游則一  
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  
佇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及吐曜則衆珍自積  
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踪今往此

量衣裁額登高座為著之什咨曰既未言面又文詞  
殊隔道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譯來貺粗述  
德風比何如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徑言末後東方  
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備福  
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  
之矣所以寄言通好曰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  
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  
人不稱物以為媿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澡灌可  
以備法物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  
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異竟空相中其心無

通車七卷  
所樂若悅禪智惠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  
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復答以偈曰本  
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  
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曰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  
無悟宗匠誰將堦立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初  
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  
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  
略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躰極為宗羅什見論  
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秦王姚興致  
書餉遠龜茲細縷雜變像以伸款敬安城侯姚嵩獻

不音

內納

珠像并釋論曰大智論新記龍猛所作法師當冠以  
叙文以昭示萬世此邦道人同所欽聞也遠以大論  
文廣謙讓不諾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別叙之相在  
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有能伸述經牒演  
說義理律行脩整可宣寄大化者聽依所習不者悉  
令罷道唯匡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以書抵在陽  
縱而陰奪之遂停其詔遠嘗稽考禪宗別傳之旨源  
流所自及祖師達磨之來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  
柴桑從遠問道深相敬仰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  
不內及宗炳著明佛論頗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夷

夏論鄭道子著神不滅論皆稟遠是正焉至隆安中  
相立重中使米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  
多與立合回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  
躰也得、巫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  
釋其疑便當行之遠答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劇陳所以不隼之意立始意堅及得遠論即緩  
其事未幾篡位乃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推奉  
主之情欲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躰謙冲應諸道人  
勿復致禮也安帝避立還次潯陽詔遠見于行在輔  
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并詔問勞勅九

江太守歲時送米資奉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  
入俗送客以虎溪為限弟惠持亦有高行蓮社衆數  
千持居第一座大尉王珣嘗問豫章刺史范甯遠公  
與持孰愈甯曰賢弟兄也珣曰但令如弟所未易有  
况復賢耶遠臨終其徒進蜜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  
檢律未終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  
集三十卷行于世

宋朝明教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之其辭曰  
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  
陶淵明耽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

陸脩靜  
向遠下  
同時亦  
欠討論

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  
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沒于刑蓋識其器  
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栢  
玄震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  
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  
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  
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  
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  
客而守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  
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

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其節乎此  
固遠公識量遠人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  
大聖道垂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偉  
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  
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僧鳳長揖巢許遠公風  
軌也白雲丹壑玉樹瑤草遠公棲處也

三。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負  
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己威福當前其意湛如也  
司徒王謐丞相栢玄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  
欲相推薦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于遠公遠曰官祿

魏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  
磐石之固物憤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遠然其說大  
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  
旌焉時雷次宗周續之畢穎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  
遠公遠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有心焉當  
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使誌其事號蓮社誓  
文其辭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  
未法師釋惠遠真感幽興霜懷特教乃延命同志息  
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  
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

薦而誓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  
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  
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阻之難拔  
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  
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  
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愈心  
西境叩禱開信亮情天教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懽百  
於于來於是雲圖表輝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  
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求萃者矣可不克心克念重  
精疊思以疑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



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其有警世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而繼軌拍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太元初符秦盛時德星屢現太史奏外國當有智人

入輔及秦主攻襄陽得法師道安喜以為應安謙讓不敢當曰勸秦主迎龜茲國法師鳩摩羅什堅從之即遣驍騎將軍呂光以鐵騎七萬伐龜茲謂曰若獲羅什馳驛送歸光軍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替矣有就敵後日下來宜供承之勿抗其鋒純不納拒之大為光所破遂獲羅什光見什齒少凡人戲之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以為不可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及光還而符堅已敗曰僭王姑威父子相繼皆庸材不知道什蘊深解混居其國三所宣化秦主姚萇者西戎羗也符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

王去  
声

主姓  
感報

屬反叛堅與之戰不利遂為苻蓋殺之于佛寺苻襲其位都雍關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苻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中其陰出血石餘而崩子興即位降帝號而稱天王未幾干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沓現及樹連理初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瑞乃遣姚碩德伐涼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遇待以國師大闡經論震且宣譯至苻秦并什法師等兩朝出經律論三藏凡八百餘卷云

乙酉

苻丕改大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姓拓跋王水

雷氏曰

道武明

太祖道武皇帝珪

其先十一主國號代晉始

女而生力微即魏之始祖神元皇帝也  
帝時辟暑五臺山有梵僧來乞坐具地帝  
然之遂敷坐具于足頭出星辰尾搖日月  
方圓五百里皆屬聖基乃文殊化身也  
始祖生章帝悉鹿平帝壽律惠帝弗昭帝祿  
官穆帝猗廬平文帝壽律惠帝賀燭帝祿  
統那烈帝翳悅昭成帝什翼犍月上一  
主未通中國○珪按世錄其先出自黃帝  
之後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目  
以為焉西晉之亂育拓跋廬出居樓煩晉  
封為代王於後部落分散徑六十餘年至  
廬孫什翼涉珪魏書云珪即魏太祖道武  
帝也太元元年據朔州東三百里築城邑  
號恒安為苻堅護將軍堅敗後乃即真號

太祖道武祖明元立元祖世祖太武帝立  
自是又四主至世宗孝文帝遷都于洛改  
姓元氏去胡衣冠絕虜語尊華風是時天  
下唯二國謂之南北朝魏初未聞佛及神元  
與晉通聘方知致信僧至二百萬寺院三  
萬餘所譯經律論一千九百餘卷自古佛  
圖塔之盛無出  
於此改年登國

前秦符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在位九年改元太初壽五十二

後秦改建初

入長安稱帝

涼改大安

燕改建興

西秦乞伏乾歸

國仁弟立二十四年後為兄殺之

西秦改太初

稱王於河南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

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  
梵志暨祖將至王與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  
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魔  
來之垂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蜜多將  
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  
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  
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眾生曰以  
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  
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眾頭  
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懸其愚惑再指之化山

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祖同車而出見纓絡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日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

此方遂以昔曰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尊者付法已即辨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寂上乘母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後涼改麟加

旃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佳一百七十三年矣

前秦苻崇改延初

十月為乾歸所殺國除

後秦姚興改皇初

字子畧長長子弁之長安立于視里二十二年壽五

巳丑  
癸巳  
甲午

丙申

安帝德崇

武帝長子也。崩于東堂。葬休平陵。一名儒。

宗十五歲即位。治二十二年。

後涼改龍飛

稱涼天王。

後燕慕容寶

字道祐。垂之第四子。立二年。改元永康。壽四十四歲。

北魏改皇始

建天子。

南燕慕容德

字玄明。能少子。身長八尺二寸。乃據滑臺。

號燕都廣固。僭立七年。壽五十而卒。

南凉秃髮烏孤

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

遷于河西。呂光遣使署為益州牧。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徙樂都。改年大初。僭

立三年。

北凉改業

據張依次。年改神璽。

西凉李暠

字玄成。龍西成紀人。漢將軍李廣

河右至暠。稱。即唐太宗。八世祖也。

九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而疎食布衣志。耽

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薙茅居之。時聞風而造者。百

有餘焉。道德疑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五朝天

子移風。首物飛符。孰能並駕。一符堅書曰。皇帝敬

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

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

神寐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

五朝御  
蓋敢問  
太山

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迥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績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禮事之 二晉武帝曜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獻德光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疋象牙簾五領金鉢五枚到願受納 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澄神靈緒慈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籍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

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絮裘三領綿五十斤幸為祝願 四魏太祖道武皇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承妙聖靈要領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筭邀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端白氎五十領銀鉢三枚到願受內 五南燕慕容德親與齊州朗和上建神通寺與師書曰敬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灾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極拔區域遐迩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

即宴未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關屏營  
飲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和  
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奉高  
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五朝御啓師恣  
回荅恐煩不錄見唐弘明集

丁酉 改隆安 北涼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後燕慕容盛字道運 宣之庶子 立三年 壽二十九 卒 改年建平

十。 戊戌 北魏是年即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夫佛法之  
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

憑勅有司于京師建飾容像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  
有所居心是歲作浮屠殿二所謂耆闍須弥別構禪  
房法座莫不嚴具焉

後秦改弘始。後燕改長樂字道文 垂少子在位 六年 卒 年二十三歲

後涼呂纂改咸寧。北涼改天璽

南涼利鹿孤烏孤之弟 立二年 改建和

是年什法師卒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人也家世  
勳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位出家龜茲王聞請  
為國師以妹妻焉遂生什日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  
乘宗莫不該覽苻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苻堅使

摩字

亥

北魏與 教詔

通車一  
呂光西討及聞堅敗據姑威稱涼弗獲師面姚秦弘  
始三年三月庭樹生連理逍遙園有慈變直以表智  
人應入中國九月呂隆未降十二月二十日迎師居  
逍遙園興以國師禮待之甚見優寵仍命譯經論三  
百餘卷資學三千拔萃有八曰道生僧肇道融僧叡  
道恒僧影惠觀惠嚴等各有著述如別傳明可謂一  
時之盛千載光華又舉僧碧為僧正以政僧事沙門  
惠叡精識遠到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体特重  
文制其宮商体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王者必有其  
德經偈皆其式也嘗歎曰吾著大乘阿毘曇非迦旃

延比也時無深識者曰悽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  
論二卷秦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  
糾繆什釐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門數千衆  
肅容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才明超悟海內無雙  
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  
謂每講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別  
立解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相効能  
食此者乃可畜室耳舉已進針如常饌諸僧愧心初  
在龜茲隣國諸王會同每請什說法必跪伏座前命  
什踐肩而登坐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吐山尊者吐山

羅什吞  
針誠徒



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弥年三十五毘尼無缺度人如  
優波鞠多不尔正俊法師耳杯渡比在彭城聞什入  
關歎曰吾與此子戲别三百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  
於來世耳什嘗升座每曰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  
其華勿取臭泥也居秦才九年而疾口出三番神呪  
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  
力疾集衆告別曰目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  
愴可言自以闇短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  
及刪繁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  
闍維曰舌果若紅蓮色而不壞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賤士羅什至關  
中而奇才畢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回中同行開  
士隨後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  
大法草昧西域沙門至者例以神迹顯化中國雖  
有竒傑間出然多困情外學迨什公之來然後大  
法淵源始淳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  
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特以宿障之累致其  
居關中才九年所蘊十未行一而不克壽秦王有  
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安德梵行  
副其所蘊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弥勒出世

尚何加焉

始自  
僧官  
誓

法師道誓以奉律精苦為秦王所重自什公入關僧  
居以萬數頗多愆濫秦王患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  
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居寔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規以  
濟頽緒誓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僧正給  
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僧遷禪惠  
為悅眾以法欽惠斌為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  
身白後各三十人

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為異道之宗聞什在關  
中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關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

法師道融曰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  
使人錄其書目一覽即誦剋日議論秦主與公卿大  
集婆羅門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  
倍之什乘勝朝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  
來於是婆羅門愧服再拜融受下而去

法師道恒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為沙門從什公  
遊什愛其才與道標齊名秦主雅聞二人有經綸術  
業令尚書姚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恒標抗表陳情  
略曰漢光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之高陛下  
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

十四

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契等勉諭之必欲遂其  
心什契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  
恒標業已毀除頊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簪紳之朝  
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  
越主又下書於是舉衆懇乞乃得寢恒歎曰名進真  
道之累乃與標去入琅邪山終世不出

法師僧叡幼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主  
嘗問司徒姚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未見歸宿及朝  
會公卿大集叡風神朗徹主指以謂嵩曰四海僧望  
也叡講成實論什公曰此諍論中有七處破毗曇子

能辨乎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真精識傳  
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法師僧肇幼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觀子史尤善莊老  
蓋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  
走依之什與語驚曰法中龍象也及歸關中詳定經  
論四方學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擊迎乃而解皆出  
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  
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  
以為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等論皆妙盡精微秦主  
尤重其筆札勅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

其早世云

辛丑

涼呂隆改神鼎

北涼沮渠蒙遜

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兗奴後殺歆立于張掖治三十

三年壽六十  
六改永安

後燕慕容熙改光始

壬寅 改元興

傳奴

南涼儁檀

利庶孤弟立十三年  
壽五十五改元弘昌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  
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什公翻譯及半而弗多卒  
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而喜走

始

始

書關中勸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什公續而  
終焉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威聞什公受秦宮女歎曰

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為已遠來恐

相失而返勸秦王迎之使至耶舍曰明台遠降便當

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在

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致之耶舍

乃肯來王郊迎別初精舍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

無所受時至今衛一食而已善毗婆沙論而髮赤時

鬚赤髮毗婆沙後遊匡山為遠公所重躬自負鐵於

亦髮毘  
婆沙

卷一

紫霄峯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癸卯

元興二年太尉栢玄久懷篡奪及升宰輔以震主之

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八座書重申何庾議

沙門不敬王者以謂庾意在尊主而禮據未盡何出

於偏信

遂淪名躰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

聽之外

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恭敬宜

廢也

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

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

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

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

存亦日

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

廢其敬

於于時尚書栢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

門者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是魏

文侯之揖于木漠光武之遇子陵皆不令屈体况沙

門之人也於是亟其書咨于遠公遠慨然惜之曰悲

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愆大法之將淪感

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庶後之君子崇

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

通或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

卷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

卷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

通事十六  
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  
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  
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  
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  
敬有本遂曰之而成教本其所曰則功由在昔是故  
曰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曰嚴以教敬使民  
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  
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謹以天堂為爵  
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曰順為  
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

累深固在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游觀  
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  
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  
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  
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授簪者必待命而順  
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  
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自貌  
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  
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因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曷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未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游步猶惑恥聞其風豈况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老氏之意以天地得一為大王侯以順躰而尊終於義存於此斯沙門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躰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  
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  
惟堯則之始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  
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  
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  
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  
希世之聞

谷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  
涉乎教則以曰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  
典成在用咸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心其智之所

不知而不闕其外者也若然則非躰極者之所不兼  
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  
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  
可頓說况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  
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  
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闕視聽之外者也曰此  
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  
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教致雖殊潛相影響出



虞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躰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化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先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期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

必不自涯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則悟躰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之而異耳曰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躰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

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粗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反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

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者死生為彼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谷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稀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衍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

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弘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黃帝之言形有美而不化又云火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渣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

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曰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身而未應

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躰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糒糧錫以輿服否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亨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揖其同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私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酌其始擔之心況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雀蚊之過乎其

前耳濡沫之惠復焉是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忻然怡衿詠言而退

魏改天賜

甲辰  
乙巳  
改義熙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夏赫連勃勃

字屈局兗州右賢王去甲之後劉衛之子淵之族身長八尺五寸願關十圍拔夏州自稱天王尚性兇暴以殺為樂立二十年

西涼改建初

天竺尊者佛跋跋陀自義熙二年至長安什公倒屣迎之以相得遲暮為恨議論多發藥跋陀曰公所譯

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從容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太子姬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尚身化沙門出入宮闈者數千跋陀隕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師

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師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遺義不同處跋陀遂渡江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為遠屈遠高之遣書閔中雪其枉後於江都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暮夜則潛入沼中日以為常至譯經畢遂絕迹不見

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

字子羽惠文熙之長子自云高陽之後目以為姓熙死僭立一年改

國曰大燕  
年改正始

明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解印去居柴桑與廬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即來遠許之陶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 南凉改嘉平

北燕馮跋

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子孫皆食爵焉師

者曰以氏焉跋善飲酒一石不亂初仕後燕曰殺慕容熙立雲雲復為臣離班桃仁所弒跋乃僭稱燕于昌黎次年改太平在位二十一年

### 西秦改更始

魏明元皇帝嗣

乃道武長子是年即位改元未與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

崩西宮葬雲中金陵



封僧自法果始

庚戌

西天取經自法顯始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皇帝進加僧統言允愜賜封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瞻敬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

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惠景曇整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以日準東西視人骨處進行遭熱風惡鬼不顧至葱嶺積雪有毒龍飛砂路盤空而進不顧皆萬仞險處梯而過者七日以繩為梁躡而濟者水闊八十步漢張騫甘英皆所未至

也過小雪山寒甚惠景股栗而死顯哭之慟收涕孤  
征又三十餘國至中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  
問耆闍崛山路僧曰日暮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  
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  
身非所愛乃畏師子乎顯既至日已夕遂留山中流  
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  
蹲踞舐齧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  
耳於是妥尾而去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不答徐去  
有少年來顯問耆年謂誰曰頭陀大迦葉也顯追之  
至山有石塞岩竇不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

涅槃等經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師子國同  
侶皆無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紈扇供佛者顯見之動  
東歸之思又二年達于青州太守李巖躬迎之護送  
入于京師

西秦熾盛

乾歸之子立十六年改元永康

北涼改亥始

壬子

西域三歲曇無讖由龜茲至姑咸涼王沮渠蒙遜素  
奉大法讖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  
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  
之至涼譯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讖神異頗多時拓  
跋珪王中山聞讖思一瞻禮遣使來迎遜不許珪再

遣高平公李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諭之曰曩無識  
道德廣大朕思一奉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  
廷已所負前表乞留識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  
已欲往則不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  
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忿吐所不當  
言失朝廷待遇之意切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  
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識於是拓跋珪  
銜之道進者從識求授菩薩戒識曰當自悔七日乃  
未既而詣識識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脩三年夢  
中感釋迦世尊為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

見於是復詣識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  
作證及因辭西歸遜怒其夫已密遣親信中路刺殺  
之初識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  
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  
劍刺之而卒其國為魏所併

夏改鳳翔

癸丑

沮渠蒙遜感報

六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之  
曰阿闍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  
師交攻之誣以為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誓曰若我  
所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



生公說  
法頂石  
點頭

舍壽時據師子座於是袖手南來入虎丘山豎石為  
聽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義契  
佛心不群石皆首肯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岩聞曇無  
讖重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闡提皆有佛性生慰  
喜不自勝遂誓死奉法

魏改神瑞

甲寅  
丙辰  
丁巳

後秦泓興之子立二十二年晉劉裕魏改秦常

西涼李歆立三年

夏改昌武次年改真興

庚申

恭帝德文改元熙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劉裕使后兄

庚申

庚申

陵晉室滅矣治二年○是年梁誌公生

右西晉都洛陽四主三十七年而有五胡之燬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二年河西王板燬

北朝魏泰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諛帝命浩以公歸  
第曰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冠謙之脩張道  
陵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  
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正道教又遇  
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  
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于大武朝野多

論崔浩不擇術

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  
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  
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就  
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  
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  
為方技其後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  
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書而信謙之  
之言其故何哉昔咸文仲祀鷄鵠孔子以為不智如  
謙之者其為鷄鵠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交積山與沙門曇弘友善聞曇無毘自  
北山至涼妙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即悟無毗歎異以  
為勝已及無毗西歸有妖比丘嫉高諧於河南王世  
子舅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舅信之欲殺高其父不  
許遂擯於河址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所宅夜有鐘  
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身紹有神力嘗指地  
出水以給衆如紹者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曇弘至  
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  
赴命山中草木為摧偃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

玄高破  
諸於同  
看至

滯岩竇無益也路乃可行王郊迎之禮以為師後苻  
涼土沮渠蒙遜禮遇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漢  
高倏以神力使於空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  
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  
愧懼明年魏使請高入于平城拓跋燾在位益加誠  
敬令太子晃師事之

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略曰釋氏之學聞於  
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  
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  
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

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  
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  
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  
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  
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絨  
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  
言滅穢明道為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曰行業而起有過去  
當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  
多積勝業陶冶愈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

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緣欲習虛靜而成通  
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  
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  
禮智信同奉持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  
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髻釋家結師資遵律度  
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棄  
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  
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以脩六

戡  
舍枯

度進萬行慙度億流亦慙長遠登覺境而號為佛也  
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戡濟萬物也降  
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  
而出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  
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  
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  
謂至極之躰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  
限有感斯應躰常湛然二者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  
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  
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

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不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  
焚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  
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  
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  
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悉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  
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  
影迹不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  
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

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  
部大義假立外門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  
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云

論曰唐太宗世既脩晉書復有勸脩南北七朝史  
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然  
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九為外學或欲兼之自非  
夙薰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彷彿况通其旨歸  
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  
遷固之間御靡旌以摩荀揚之壘步驟雍容有足  
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乎四作者不

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新相歷代通載卷第七

